

征稿：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，舉凡短篇小說，散文，現代詩歌，古典詩詞，曲藝雜談，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五千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，聯絡電話。

一葉而知秋

羅依衣

晨起，推窗而望，一片黃葉正巧落在窗台上。葉脈分明，邊緣微卷，顯是昨夜西風的手筆。我拈起這片葉子，對著初升的太陽照了照，陽光便從那些將枯未枯的孔隙間漏下來，在掌心投下斑駁的影子。

這葉子是從院角那棵老槐樹上落下的。老槐已有年歲，樹幹粗得要兩人合抱，樹皮皸裂如老人額上的皺紋。自我搬來這院子，它便立在那裡，春來發芽，夏至成蔭，秋臨葉黃，冬到枝禿，年復一年，竟成了我生活中的一個刻度。而今這片黃葉，便是它向我遞來的秋之信箋了。

人們常說「一葉知秋」，大抵便是如此。其實何須等到滿山紅葉，只消這一

片黃葉，便可知秋之將至。這葉子落得早，大約是因它長在樹梢，最先受了風的撩撥。我想，樹梢的葉子，向來比別處的更敏感些，它們高踞枝頭，最先迎接陽光雨露，也最先感知風霜寒意。這倒與人世間的某些角色相似——那些所謂「先知先覺」者，往往也是最先感知時代變遷的。

記得幼時在鄉下，老人們看秋不看黃葉，而是看螞蟻。螞蟻若早早地往高處搬家，便是秋要來得早；若螞蟻仍在地面忙碌，則秋尚遠。這法子比看葉子更準，因為螞蟻似乎比樹葉更懂得天時。如今想來，這觀察倒也頗有道理。螞蟻雖小，卻懂得順應自然；人類雖大，卻常常逆天而

行，待到災禍臨頭才幡然醒悟，豈不可笑？

這片黃葉在我掌心漸漸溫暖起來。我忽然想起去年此時，也曾有一片相似的葉子落在相同的位置。那時我剛失業，整日裡無所事事，便坐在窗前發呆。那片葉子落下來，我竟覺得它是在嘲笑我的落魄。如今工作雖有了著落，心境卻未必比去年開闊多少。人生在世，憂患實多，豈是一片黃葉可以道盡的？

鄰家的孩子跑過院子，踩得落葉沙沙作響。他母親在後面追著喊：「慢些跑，小心摔著！」孩子不聽，反而跑得更快了。這情景年年如此，孩子長高了，母

親的叮囑卻未曾改變。秋之于人，大約也是如此循環往復的吧。只是人在循環中老去，而秋卻永遠年輕。

我將葉子放在書桌上，它靜靜地躺在那裡，像一個小小的標本。我不禁想起古人說的「落葉滿空山，何處尋行跡」。如今城市裡山已不多見，落葉也都被環衛工人掃去，這詩中的意境，怕是不易體會了。我們失去的豈只是山，更是那份觀葉知秋的情懷。

傍晚時分，風漸起。我站在窗前，看那老槐樹在風中搖曳，又有幾片黃葉飄落。它們在空中翻轉，忽上忽下，像是不甘心就此墜落，卻又無可奈何。

夜裡讀書，偶見一句：「草木有本心，何求美人折。」忽有所感。這片知秋的黃葉，又何嘗是為了讓我感悟而落的？它不過是順應自然，時候到了便離枝而去。是我自作多情，將人的思緒強加于它罷了。一葉知秋，知的不僅是季節的輪轉，更是生命的無常。那片黃葉從生到落，不過一春秋；人生在世，又能經歷幾度葉落呢？

釀秋

徐仁河

深秋已至，田畝上乾乾淨淨，稻穀早已被收拾進了穀倉，剩下稻稈紮成了捆，聽憑餘溫尚存的秋陽把它烤乾。之後的它們，會進駐稻草垛，在村口當起哨兵。

這時候，蚱蜢已經蹦躑不到哪去。隨處可見的麻雀或者田鼠，他們倒是忙得不可開交，把田野上遺漏的最後一粒糧食，搬進他們各自的「穀倉」。農人是不加阻止的，這是個豐收的季節，也讓老鼠們存點餘糧吧。多年前，因為缺糧，我們打過麻雀，掏過鼠窩，現在應該是償還它們的時候了。

天氣不冷不熱，人們不等秋陽把最後一絲水汽吸乾，就播種下了油菜和紅花草籽。油菜和紅花草，是來年春天的主角，這時候還輪不上他們。此時的田野，像一個寧馨的產婦。

相對田野的寧靜，村莊卻是熱鬧了許多。有的人家開始家駕梁做房子了，有的人家吹吹打打，張羅起婚嫁。村莊的上空飄來蕩去的是爆竹的氣息、木屑和刨花的氣息，新米炊飯的味道、酒釀的味道和麻糍糕的味道。

此時還早，村裡的傳統節日，比如花燈和龍舞在靜待今冬的第一場雪。但城裡的節目卻坐著手扶拖拉機蹦蹦跳跳地來了。什麼物質交流會、什麼馬戲團、什麼小百花劇團一股腦地塞到了村莊的曬穀坪上。實在擺擺不開，還把靠近村莊的田畝當成了劇場。

物質交流會，是村婦和待嫁的姑娘最願意趕的場兒。二三十年前，村裡人要走四五十里山路到鄉里的集鎮上去買那些琳琅的時鮮貨；去縣城更要起個大早搭上隔天發一輛車的班車才行。如今，在這送到家門口的東西，露天搭個棚，貨架那叫一個長，能擺出十里地去。賣的東西從穿到戴，有吃有玩，那叫一個齊全。雖然，村口的雜貨店東西也還不少，但跟交流會上的東西還是沒法比。至於老戲，那肯定是老太太們的狂歡了。戲劇團的車馬還沒到，就塗海報的米粒還在碗邊敷著熱氣，就有年輕的後生騎車出發去鄰村接自己的外婆、老姑，甚至是未來的丈母娘來村裡看戲了。戲分下午場和晚場兩場，多的是催人淚下的哭戲。那些南奔北突，聞戲則喜、見戲便看的小腳老太哄壓壓聚在台下，她們手裡攥著、襟前別著細花的絹巾，在開鑼之前，就已把劇情演繹得催人淚下。

還是多說說馬戲，馬戲是娃子們的最愛。只要在課間，娃子們嘴巴沒有空下來的，說的都是馬戲團裡自己喜歡的動物明星。有人最愛那鑽火圈的老虎，可偏有人喜歡能夠識字的小狗。只有猴子的表演是大家公認的，那傢伙打扮得小丑樣，是騎車、倒立樣樣在行。最吸引人的倒不是那些馬戲和老戲的開場鑼，而是賀梁起屋的爆竹聲。新屋內人山人海，堂屋裡燭影搖紅，兩邊柱上貼上「豎柱欣逢皇道日；上梁恰遇紫微星」的紅紙對聯。堂屋正中的橫枋上貼「紫微高照」四個紅紙寫的大字。木匠師傅手托茶盤，足踏雲梯，登上梁木兩端唱道：紫微高照臨華堂，今日修起狀元府。來日又修金銀倉，斧頭一響驚華堂；手拿金盤圓又圓，金盤裡面五穀全；五色果子撒過東，華華富貴真威風；五色果子撒過南，代造金屋多團圓；五色果子撒過西，代代兒孫中狀元……木匠師傅在房樑上唱一句，下面大伙就跟著「好耶、好耶」地應和。樑上人向梁下觀禮的人群不斷地撒糖果和糯米糍粑。人群頓時大亂，小孩子們是一片哄搶。

秋日懶散地把最後一抹餘輝塗灑在村中那口老古井的井沿上，也同樣塗抹在了歸家途中一臉興奮的姑娘、老太和那群小屁孩身上，暖洋洋的，讓人想哭。浩蕩的人群，唯獨單單少了那些一年中出大力、流大汗的大老爺們。他們在哪？他們醉癡在正午駕梁喝彩的酒桌旁，早已不成人樣。

芝水四季

何源良

生活在古來稱為龍門之地的韓城人，都曉得芝水河的名字。常在縣圖書館整理古籍的張老館長歌頌慣在河邊尋石墩坐坐，邊看河邊捻著鬍子念叨：「娃呀，可不敢小瞧這水。古時候叫芝川，是大禹導河疏浚的故道。老輩講，北魏酈道元在《水經注》裡寫龍門水勢磅礴，咱芝水便是匯入黃河的一大支脈，古紙上都有記著。早年間川口霧氣重，傳得有靈芝仙草生髮水邊，芝水的名號就這麼漸漸叫開了。」

清早，被窗外噁噁的雀兒喚醒，喜鵲的黑白身影掠過牆角。我照例沿河遛彎，春水微漲，漾開一圈圈漣漪。這才知道上游西莊管水閘的師傅放了春水下來。水暖了，藏了一冬的水草探頭探腦往上竄，根莖糾纏得緊實。風過處，零星槐花簌簌飄落，白星星般散在河坡上。五婆正在路邊踮腳夠一枝低垂的槐樹椹，籬籬籃子已積了半下青白相間的細小花苞。「頭茬槐米嫩生生，香得很，」她見我駐足，濃重的韓城腔帶著笑，「蒸個麥飯，捏幾粒豬油渣丟進去，美著哩！過兩日蒸好了，叫你

媽端一碗嘗。」

不遠處，清淤小船正攏近北岸。「穩著點收繩！」掌舵老漢一聲吆喝伴著水聲。船尾夥計利落地用長柄鉤卡住網索結頭，岸上兩人又開腿發力，一垛纏滿墨綠水草的網兜拽上了泥土斜坡。河工趙伯抹了把濺在臉上的水珠，粗著嗓子歎道：「水草這物件，三天不睬，它就敢霸佔半條河道！」網兜剛離水，那片河面豁然開闊，映著兩岸新萌的綠意，春意就跟著水波漂蕩。

夏日的岸畔，濃蔭蔽日。蟬鳴先在國槐樹上響起，不久便連成一片白噪噪的背景。河水成了男娃的清涼世界，一個猛子紮下去，盪開的波紋揉碎了岸上樓閣倒影，水花與嬉鬧攪動著悶熱的空氣。老柿子樹下，薛爺子搖著蒲扇，眯眼望著河道，話音慢悠悠：「早個五十年，這段河水清得照見眼仁兒，挑回家煮稀飯，鍋裡飄一層透亮的米油。那會兒蝌蚪游在水底，尾巴上的黑點都看真著……」這往昔的甘冽隱入時光，好在近些年沿坡補栽了更多柿子樹，老槐和垂柳，它們的根在土裡默不作聲地守著這水。

秋風掠過樹冠，簌簌響動應和著岸草根下蟋蟀油葫蘆的吟唱。幾個小把戲弓著腰，屏息撥開河邊密密匝匝的草窩，手裡鐵皮罐頭盒不時傳出細弱的「唧唧」聲。霜

打過後的落葉厚厚鋪在土坡。兩個穿校服的男孩各自挑了粗壯結實的楊樹椹，「刷啦」一聲抹淨枯葉，剩下光禿禿的梗干互相較勁，憋紅了臉，那專注的架勢，這場景多麼熟悉。斜陽的碎金撒入緩流的河面。秋風一陣，岸邊幾棵老銀杏便拋下金黃葉子，飄飄悠悠，惹得支起相機的路人連連按動快門，要捉住韓城人家門前的這片鏗金。

寒風掠過水面，初冬的河水尚未冰封，絲絲寒氣在水上浮動。三五隻野鴨排成小列，悠悠撥動水波，忽地頭低尾翹，啾溜鑽入水下，蕩起一團小漣漪，不多時遠處冒出濕漉漉的灰腦袋。近岸河水淺灣處，悄悄結了層薄如紙頁的脆冰。薄霜鋪地的清晨，總能遇見鄰村老董叔背著鋤沿河走。

他伸指彈彈透亮的冰皮，聲音輕得像對老友低語：「這點凍頭，是開春保墒的一點指望啊。」待到雪花當真簌簌落下，河邊那面小小緩坡成了娃娃們的樂土，冰車在簡易冰道上飛馳，木陀螺在鞭子下嗡嗡旋轉不休。

這條默默流淌過家門前的清亮水脈，靜靜收納著黃土的厚重與草木的靈氣，浸潤著人們年復一年的希冀與勞作，以它永恆的律動，融入了古稱「龍門」的韓城大地深處，晝夜不捨，奔湧不息。

紫薇灼灼百日紅

呂孟麗

炎夏夏日，紫薇花開的時候，城裡便多了一抹輕紅。這花不似牡丹富貴，不比芍藥嬌艷，卻自有一番風致。樹幹光滑，像是被誰用砂紙細細打磨過，摸上去涼涼的，竟有些玉的質感。

我們小區裡有二十來株紫薇，栽得隨意，卻錯落有致。大門進去主路兩旁各立著幾株，身姿挺拔，儼然迎客的儀仗。單元門口偶有三兩株，花枝斜出圍欄，如頑童探頭探腦。最妙的是綠地中央那幾株，開得熱鬧，粉的、紫的、白的，雜在一起，映著高樓，頗有意趣。

紫薇是夏花，炎夏始綻，仲秋方謝。先是伴著梔子、櫻桃，後來又與鳳仙、扶桑為鄰。待到三梅花都開了，它仍在枝頭灼灼地紅著，當真應了那句「誰道花無紅百日，紫薇長放半年花」。古人喚它「百日紅」，果然不虛。

花開時，遠望如粉雲輕籠，近看才見每朵小花都生著皺褶，像是被誰輕輕揉過，又小心展開。花色也多變，深紫的濃麗，淡粉的嬌柔，雪白的則格外清透。陽光好的時候，整棵樹亮堂堂的。

花開得熱鬧，人卻少有駐足。人們日日從花下過，花也日日開著，彼此都習慣

了。偶爾停下，反倒覺得撿了個便宜——這花開得自在，無人打擾，成全了我們的一點私心歡喜。

夏日傍晚，暑氣漸消，我常帶著小兒去紫薇樹下納涼。孩子愛撿地上的落花，踮腳數枝頭的花苞，比比高矮。斜陽透過花葉，在他臉上灑下斑駁的光影，是跳動的金魚兒。

雨後尤妙。水珠綴在花瓣上，將墜未墜，陽光一照，整朵花晶瑩剔透。恰有風來，便聽得簌簌一陣碎響，原是雨珠跳到了下層葉片上。《廣群芳譜》載其「一枝數穎，一穎數花」，風一吹，顛顛巍巍，比跳舞的燕子還好看。

這花有個趣處，叫「癢癢樹」。說是用手指輕挑樹幹，整棵樹會簌簌地抖，連枝頭的花也跟著顫，活像怕癢的姑娘。小兒拉著我去試。找棵小樹一撓，果然枝葉亂顫。又試那棵老樹，卻不靈了。只見小樹一晃，老樹紋絲不動。草木亦如人，年少時易被外界驚動，年深日久反倒沉靜了。

樹皮年年蛻去，露出青灰色的新皮。舊時人稱「猴刺脫」，道是連猴子也爬不上去。木質堅硬，鄉下人常拿它做農具把子。

花亦怕癢，樹皮善蛻，花木界確有其妙。紫薇這個名字，原是與天上紫微星有關。古人把中書省叫「紫薇省」，中書令

就叫「紫薇郎」。白居易做中書舍人時寫「獨坐黃昏誰是伴，紫薇花對紫薇郎」。

如今它開在尋常巷陌，早晨帶著露水，亮晶晶；傍晚風一吹，輕輕搖晃。從唐朝到現在，一樣的開花，一樣的落花。

我常想，花開花落千百年，看盡多少人事變遷。倒是這紫薇，始終安靜地開著，不爭不搶，自有一番氣度。眼前小區裡的花，和千年前官署院中的，豈非同一種氣韻？或許白居易家頭的那株，也這般沐著斜陽，無言對紅塵。只是看花人換了一茬又一茬。

暮色漸濃，帶著小兒看花。他數花苞，我搖蒲扇。樹影裡，時光走得緩慢。他蹲著撿落花，捏起一片對著夕陽：「媽媽，這像不像小蝴蝶？」我笑著點頭。

抬頭看那紫薇。暮色濃深，花影卻愈發明淨，整然有光。遠處飄來誰家的炒菜香，混著淡淡的花氣，心頭泛起一股暖意。

「我們明天再來看它吧。」

孩子兩手握著花瓣，蹦蹦跳著數步。花瓣從他指縫漏下，一路星星點點。紫薇年年這樣開著。人看花，花亦看人。千年間，不過是一場又一場的相看兩不厭。

花瓣撒落細碎的時光，紫薇默立，靜待下一個千年。

袖口的石刻紋路，涼得像觸到嘉祐二年的春闈，那年他二十出頭，在汴京的杏園裡簪花，該也是這樣，衣袂上沾著化不開的潮氣。

轉過碑林，蘇轍手植的銀杏正發新葉，嫩黃裹著雨珠，在風裡輕輕晃。樹底下有塊斷碑，刻著他晚年寫的「閉門書史叢，少有凌雲志」。

忽然想起上周加班到深夜，對著電腦螢幕裡密密麻麻的報表，指尖在「提交」鍵上懸了許久，原來千年的猶豫是相似的。他在筠州的貶所裡抄《漢書》，我在電腦桌前的螢光燈下改PPT，都在試圖用一種「靜」，對抗世事的「動」。

雨落在碑上，斷口處的青苔洩出深綠，倒像是他沒寫完的那句話，在土裡生了根。

最裡頭的祠堂藏在老柏樹的濃蔭裡，正堂懸著「眉山秀氣」的匾額，字是蘇軾的筆意，卻少了些「大江東去」的豪，多了點「夜雨對床」的溫。廊下有副楹聯：「宦跡渺難尋，只博得三杰一門，前無古，後無今，器識文章，浩若江河行大地；天心原有屬，任憑他千磨百煉，揚不清，沉不濁，父子兄弟，依然風雨共名山。」

雨停了，陽光從柏樹葉的縫隙裡漏下來，在「風雨共名山」幾個字上跳。

我忽然想起多年前深秋，老父來城裡看我，擠在公交車裡給我遞剛烤的紅薯，塑料袋上的水珠濕了他的袖口，和此刻碑上的水痕，竟有幾分像。原來所謂「共」，從來不是什麼轟轟烈烈的同路，而是各自在雨裡、風裡，卻總記得把體溫留一點給對方。

暮色漫上來時，守園人開始鎖門。他說這園子裡的燈不用常亮，「先生們夜裡愛清靜」。我回頭望，蘇軾的塑像在暮色裡只剩個輪廓，倒像是他在黃州寫《記承天寺夜遊》的那個晚上，月光把人影拉得很長，卻不知是我們在尋他，還是他藉著這草木、碑石，在看我們。

石板路上的水窪裡，盛著半片天。我踩過去，驚起一圈漣漪，倒像是把千年的月光，踩成了碎銀。

文藝副刊



海韻